

第一章 聚會遇故人

六月初夏，空氣中湧動著熱流，A市下午五點半，天還大亮著。

此時正是下班的尖峰時刻，人流車流全撞在一起，大橋上堵得水泄不通，計程車挪得比烏龜還慢，司機也不急，一手看著群組裡的消息，時不時前進一咪咪。

徐昀杉坐在後座，手肘抵著車窗，撐著臉安靜地看著窗外，他旁邊坐著的高中同學江遠正舉著手機打視訊電話。

「我就說這個時間會塞車吧，叫你買早一點的機票你還不樂意，可別一年就聚這麼一次還遲到。」

「放心吧，約的六點半，這還早得很呢。」

「我跟你說啊，你今天少喝點酒，別又醉得不省人事，麻煩別人。昀杉啊，你幫我看著點兒江遠，他一喝多就愛耍酒瘋。」

徐昀杉聽到自己的名字，坐直身體，轉頭看向江遠的手機，「嗯，知道。」

從上車以來他只說了這麼簡短的一句話，就繼續剛才的姿勢看窗外，他微微抵著唇，好像是在欣賞風景，眼底卻聚不起焦，儼然是在走神。

他們今天是要去參加高中同學會，那時大家相處和諧，又有好幾個社交達人，基本每年都要辦一次，每次都能來一大半。

以往徐昀杉是不來的，但今年正巧趕上江遠的老婆林芊芷生孩子，江遠獨自一人來A市參加聚會，林芊芷怕他喝多了酒誤事，這才拜託徐昀杉陪同。

兩人是徐昀杉為數不多的好友，需要他幫忙當然沒理由拒絕。

江遠和那邊的老婆孩子聊得不亦樂乎，車又龜速行駛了一陣，總算下了橋，看時間差不多了，他這才掛了電話，「司機先生，你前邊兒停吧。昀杉，我們下車走過去。」

徐昀杉沒意見，兩人下車一同朝目的地走去。

到包廂時大半的人都到了，從高中畢業到現在已經六年了，當初年輕氣盛的少年少女如今都褪去了稚嫩，有一些面孔徐昀杉甚至認不出來了。

但也有能一眼認出的人，比如正坐在沙發上閒聊的周琦樂。

周琦樂變化挺大，當初的寸頭留長了，運動服也換成了西裝，看著人模狗樣的。

兩人對視了一眼，周琦樂臉上閃過愣怔，徐昀杉波瀾不驚，率先移開了目光，所以沒看到周琦樂掏出手機點開某個人的聊天框，啪啪傳了幾條訊息過去。

「江遠！」一個大高個兒喊了聲，大著嗓門走過來，「一個人來的？你老婆呢？」

「她剛生完，還在坐月子呢。」

這話一出又湊上來幾個人，臉上都滿是欣喜。

「這麼快就生了，男孩女孩啊？取名字沒？」

「女孩，小名叫圓子，大名還在想。」

「有照片嗎？等會兒喊林芊芷視訊啊！」

一群人圍在門口聊天，江遠笑呵呵地把手機拿出來，調出圓子的照片給大家看。

徐昀杉站在江遠旁邊，垂眸看著地板一言不發，明明是所有人中最高最顯眼的一個，卻活像一個透明人，折騰了好一會兒才終於坐下。

徐昀杉這桌是大高個兒負責開飲料，他想了很久才想起這人是當初的體育股長，忘記名字了，只記得外號是大豐。

江遠給自己盛滿酒，轉頭問徐昀杉，「你要喝什麼，來點酒嗎？」

徐昀杉朝桌上掃了眼，「果汁就行，我不喝酒。」

江遠拿起徐昀杉的杯子，起身到大豐那兒倒了杯果汁，回來放到徐昀杉面前。

有人出去洗手上廁所，也有遲到的人進來，大門時開時關，一直沒停過，大家暢快地喝酒聊天，比過年還熱鬧。

徐昀杉始終面無表情地沉默著，像個局外人，他本就不想來，見到周琦樂之後更是完全沒了興致。

他就該等飯局結束，再來接江遠去飯店。

江遠喝了一圈，臉已經開始紅了，轉到徐昀杉時發現了不對勁，一手攬住徐昀杉的肩膀，另一手的酒杯對著徐昀杉的杯子碰了碰，「別擔心，同學會我次次都來，每次那人都沒參加。」

徐昀杉秒回，「我沒擔心這個。」

江遠嘿嘿一笑，「你知道我說的是誰啊？」

徐昀杉抿緊唇。

江遠輕拍兩下他的肩膀，大著舌頭道：「放輕鬆點，晏廷現在是大明星，全國跑著拍戲都分身乏術，不可能來這兒。」

徐昀杉懶得解釋，他說沒擔心是實話，但聽到「晏廷」這兩個字時有一瞬間的恍惚也是事實。

高三那一年加上畢業六年，這七年裡他和晏廷形同陌路，一次聯繫都沒有。

正如江遠所言，高三那年晏廷一劇成名，之後又火了好幾部影視劇，如今是大明星，獎項拿到手軟，不會有時間來參加這個同學聚會，但碰上晏廷從小的玩伴周琦樂也足夠挑起一些不愉快的回憶。

身後的門又一次被推開，大豐的位置正對著門，看到是誰的瞬間喜形於色，站起來猛拍了下手。

「看看是誰來了，大明星啊！」因為喝多了酒，他的嗓門又大了幾分。

大豐這麼一喊，其他人也往門口看過去，氣氛剎那間升騰到最高點。

「我遲到了嗎？」晏廷道。

所有人都很激動，只有背對著門的徐昀杉靜靜坐著，熟悉的聲音低低的，卻能在一片鬧聲中鑽進他的耳朵，勾得他心跳都變了節奏，只是沒人捕捉到他轉瞬即逝的緊張，連他自己都沒有察覺。

「來得剛剛好，菜馬上就來。」大豐邊說邊拿了旁邊的空酒杯往裡頭倒酒，「你要來也不提前說一聲，怎麼也得自罰一杯。」

「提前說怕被狗仔跟，而且本來以為沒時間來的。」晏廷朝一桌人走近，自然地在徐昀杉旁邊站定，接過酒杯一飲而盡，順手放到面前的桌上。

徐昀杉餘光掃到手邊的杯子，又迅速收回視線，垂下眸子。

「我就說周琦樂幹麼跟我隔一個座位，原來是留給你呢。」大豐說著拖開右手邊

的椅子招呼道：「來這兒坐，酒杯放下幹麼？等會兒接著喝啊！」

「喝不了，明早還有拍攝，我後邊兒喝果汁就行。」晏廷走到座位前，卻沒急著坐下來，他摘下口罩，露出那張比電視裡更帥氣的臉，勾起唇禮貌地笑了笑，「不好意思啊，過來得倉促，沒準備什麼，今天的費用我全包了，你們盡興就行。」

「你都這麼說了，那我們就不客氣了啊！」大豐拽著晏廷坐下來，興奮地又喝了一口酒，伸手攬住晏廷的肩膀，手在他瘦削的胳膊上捏了捏，「你怎麼瘦成這樣，都變成皮包骨了。」

「要拍新戲了，最近在控制體重。」

「什麼戲啊？」

「這個暫時保密，不方便透露。」

「晏廷，你能不能給我簽個名？我和我姊都好喜歡你！」一個女生紅著臉說完，又匆忙解釋，「是粉絲的那種喜歡，我們都是鐵粉，知道你專心搞事業不談戀愛的。」

晏廷面不改色的笑道：「那得問我經紀人才行。」

晏廷一來，眾人聊天的焦點全聚到他身上，他不急不躁，所有問題全都微笑著答覆，業務能力能拿滿分。

徐昀杉默默喝著果汁，視線不知不覺落在正對面的晏廷臉上。

虛偽的笑容、圓滑的處事能力，彷彿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，和他印象中的晏廷一模一樣。

七年了，這人還真是一點沒變，仍舊是他最討厭的樣子。

一段又一段對話結束，桌前巧妙地安靜了一瞬，晏廷像是有所察覺，目光微轉和徐昀杉對上了視線。

「徐昀杉呢？談戀愛了嗎？」

徐昀杉一愣，完全沒想到自己會突然被點名，他往聲音來處看去，詢問的人是一個身材嬌小的女生，但因為化了妝又披下了頭髮，他沒能想起她的名字。

見徐昀杉遲遲不回應，她好像有些尷尬，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「沒想到你會來，還挺意外的。」

這話一提，眾人好像才發現徐昀杉的存在，視線紛紛落在他身上。

「沒有，他現在還母胎單身呢。」江遠搶先回答，他眯著眼睛笑，視線也不知道放在哪，明顯已經喝茫了，他拍拍徐昀杉的背樂道：「這麼好一帥哥，戀愛經驗卻是零，有看上的可得把握機會啊。」

菜陸陸續續上齊了，大家邊吃邊敘舊，一場飯局極其熱鬧。

江遠果然喝得不省人事，沒法再去第二場，徐昀杉要送他回飯店，晏廷也因為明早有工作需要提前離開。

三人一同坐電梯下樓，徐昀杉架著江遠，目不轉睛地盯著電梯的顯示面板，全程一聲沒吭。

到了一樓，晏廷去前臺結帳，再轉頭時徐昀杉早扛著江遠跑沒影了，繞著一樓看了一圈，徐昀杉卻像蒸發了一樣，連個水蒸氣都沒瞧見。

他不滿地「喊」了一聲，剛剛在包廂裡隨和的形象蕩然無存，他冷著臉拿出手機，撥通助理小張的電話。

「喂？晏哥，你結束啦？」

「嗯，我在一樓，你先進來。」

一分鐘不到，小張從大門口跑了進來。

晏廷抬眸掃了小張一眼，下頷微抬，「有幾個人拍了照片，讓她們刪了。」

「怎麼這麼不小心，是哪幾個？」

晏廷思考了一下，「不記得名字了，你直接上去問吧。」

「行，你先去車上等我。」小張左顧右盼看有沒有人注意這邊，又將晏廷的帽子壓了又壓，直到完全看不見臉才滿意地離開。

晏廷快步走去車裡，戴上耳機半躺著閉眼聽歌，徐昀杉的樣子浮現在腦海裡，他一點都沒變，高中就是一副面癱臉，身處再熱鬧的場景也能像個透明人。

他心血來潮過來可不是為了看徐昀杉毫無變化的模樣的。

一首歌還沒聽完，耳機裡傳來手機提示音，他拿出手機，睜開眼睛掃過——【寶貝】向你轉帳五百元。

晏廷神色一怔，猛地坐起來，對著這條消息愣了半天，才反應過來對方是誰，不禁「嘖」了一聲。

這是他聽歌用的私人手機，微信號也是很久以前的，裡面沒有任何涉及工作的人，連助理和經紀人都沒加。

他重新躺下，大拇指在螢幕上戳了幾下，打了電話過去。

另一頭，徐昀杉嫌棄地看著螢幕上的「男友」二字，當初刪了聊天紀錄就再沒找過對方，備註也一直沒改掉，就這麼在手機裡躺了七年，他猶豫很久才將電話接起來。

「真沒想到你還留著我的微信。」那頭諷刺意味十足。

「我也沒想到你沒刪了我。」

晏廷頓了頓，「轉錢幹什麼？」

徐昀杉淡淡道：「聚餐的費用。」

晏廷笑了兩聲，「都說我請客了，你覺得我缺這幾百塊錢嗎？」

「那是你的事，我只是做我應該做的。」

「你斤斤計較的樣子真是一點沒變。」

徐昀杉深吸一口氣，察覺再說下去得吵起來，冷冷道：「沒什麼事我掛了。」

「等等，你這麼多年都沒談戀愛？為什麼？」晏廷嗤笑了一聲，「啊，不會還惦記著當初……」

「關你屁事。」徐昀杉沒等晏廷再說，直接掛斷了電話。

他改了晏廷的備註，然後盯著螢幕發呆，直到一陣車子喇叭聲喚回他的思緒，他從聊天框退出來，點進手機錢包，看著上面所剩無幾的錢。

他們同學聚會每次都是各付各的，照徐昀杉以前的性子，即使晏廷慷慨地請客他也會將自己的費用轉過去，不帶半點猶豫。

剛剛離開時掃到了這頓飯的開銷，雖然分攤下來並不多，但對於現在的他來說還是有些吃力。

這七年裡發生了太多事，高三時父母經營的公司破產，一夕間什麼都沒了，母親本就有重度憂鬱症，那次打擊後更是堅持不下去，在考前的某個夜晚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
公司和房子抵押後勉強能抵債，但哥哥的慢性白血病仍要一直靠巨額的藥物頂著，父親早就不願承擔，母親死後更是拋下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，這麼多年一次也沒出現過。

雖然哥哥的收入還不錯，控制自己的病情沒什麼問題，但三年前他的病發作了一次，花了很多錢，平衡在一瞬間就打破了，那之後一直入不敷出。

但無論如何，他不希望晏廷發現他的異常。

計程車在紅綠燈前停下來，徐昀杉掃過計程器，手指不著痕跡地攥了攥。

江遠定了明天的飛機，住處也選了靠近機場的飯店，只是飯店離聚餐的地方遠，計程器的數字蹭蹭往上漲，好不容易到了地方，徐昀杉心中滴血地付了錢，架著江遠下了車。

江遠喝醉後不怎麼鬧，只是走路東倒西歪，嘴裡總嘰嘰咕咕的，徐昀杉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就這麼帶他到達房間，進去後按之前商量好的給林芊芷打了視訊電話過去。

林芊芷大概守在電話前，剛打過去就接通了，激動道：「哎呀！江遠，都說要你少喝點了！」

江遠打了個酒隔，拿著手機趴到床上，「沒事，沒、沒喝多少……」

他已經有些神志不清，林芊芷不想理他，轉頭看向他旁邊的徐昀杉。「昀杉，謝謝你啊，後邊兒我看著他就行，你還要回去嗎？要不就在這兒睡吧。」

徐昀杉搖頭，「我得回去，還有事兒。」

「這都九點多了，你回去得十點了吧？不能放著明天再做嗎？」

徐昀杉抿了抿唇，沒解釋太多，只平淡地「嗯」了一聲。

他執意要回去，林芊芷瞭解他的性子，也不再多留，徐昀杉剛想說現在就走，林芊芷又開口了。

「我看群裡說，晏廷也去了？」林芊芷邊說邊觀察徐昀杉的表情，謹慎地問：「你們說上話了嗎？」

徐昀杉沒什麼表情，但周身氣壓低了些，「嗯。」

「說什麼了？沒吵起來吧？」林芊芷說著笑了笑，回憶道：「當初你們倆鬧那麼凶，我聽說晏廷脖子上那疤現在都沒消，平時拍攝都要靠化妝遮住呢。」

徐昀杉垂著頭沒有說話，嘴唇抿成一條直線，被林芊芷勾起了不好的記憶。

當初高二分文理組，班級全部重組，徐昀杉和晏廷就是在那時遇見的。

徐昀杉和晏廷在班裡一直不對盤，晏廷總帶著一臉如沐春風的笑容，跟誰都關係好，對誰都親切，他的熱情好像不要錢似的，見誰都給，徐昀杉也不例外。

開學那天，他找徐昀杉聊天，碰了一鼻子灰，那大概是他第一次遭到拒絕，臉黑

了一整天。

之後兩人一直說不上話，但光站在一起就能燃起火藥味，偏偏班導看不出來，第二學期安排讓他們坐在隔壁，不過兩人就像同極相斥的磁鐵，外界施加再大力氣都沒法讓他們湊到一起，偏偏誰也都不願意讓步，氣氛就這麼每天僵著，險些沒把周圍的同學憋死。

這樣的氛圍任誰看都是相看兩相厭的仇人，背後發生的種種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。林芊芷繼續道：「不過都過去六七年，大家也都成熟了，以前那些事兒現在想想幼稚得很，也該翻篇兒了。說起來晏廷演的劇確實挺好看，要演技有演技要顏值有顏值，之前一直不好跟你說，我也算是他的粉絲……江遠你真是的，就知道喝酒，好不容易見到晏廷也不知道幫我要個簽名！」

江遠聽到自己名字，望著螢幕傻笑了兩聲，嘴裡不停念叨著圓子，話題很快轉移到小孩子身上，一家三口對著手機其樂融融。

徐昀杉見沒自己什麼事，跟林芊芷打了招呼就離開了，此時不算晚又臨近機場，地鐵擠滿了拖著行李的人，他轉車三次總算到家。

房子拿去抵押以後，他和哥哥何穆之一直是租房子，那時他還在上大學，為了節省開銷沒有住宿舍，而是和哥哥蝸居在月租一千二的房子裡。

A市物價高，房價更是如此，即使在六年前這個價錢也只能租到偏僻又破舊的房子，好在房東人不錯，住的幾年都沒有漲價，但後來何穆之病情嚴重，隨時可能送去醫院，他們只能搬到靠近市中心的地方。

本就用光了積蓄，又增加了房租負擔，那時徐昀杉還在讀大學，只能閒暇時做做兼職，偶爾接點畫稿補貼家用，何穆之雖然算是小有名氣的作家，但賺的稿費也只能勉強維持自己的藥物。

徐昀杉清楚記得自己曾吃了整整兩個月的泡麵，每周的睡眠時間不到三十個小時，如果不是身體發出警告，他還會繼續操勞下去。

幸好何穆之那次出院之後病情重新穩定，寫的文章賣了一些版權，甚至還收到擔任編劇的委託，黑暗的小半年熬過去後，日子又平穩了下來，一年前兩人又搬了次家，離市中心稍遠一些，房租也便宜不少。

徐昀杉回到家，鑰匙旋了三圈，手指微頓，推門進去，裡面果然沒人。

房子不大，站在門口就能一覽無餘，何穆之的房間開著，徐昀杉打開客廳的燈，藉著光看向房間裡的書桌，何穆之工作用的筆記型電腦不在上面。

徐昀杉蹙起眉，給何穆之打了電話。

那頭很快接起來，「昀杉？你那邊結束了嗎？」

徐昀杉「嗯」了一聲，「你在哪兒？」

何穆之沒立即回答。

徐昀杉也不急，他很熟悉這種反應，心中已經有了些猜測。

「我在醫院呢，可能得住一段時間。」何穆之語氣很隨意。

這段時間不知是不是勞累過度，又有發病的症狀，即使他說得輕巧，徐昀杉也沒法放鬆下來。

他抿了抿唇，儘量平靜地問：「要住多久？」

「還不知道，今天做了次化療，醫生說效果挺好的，應該住不了很久。」

徐昀杉沒說話，唇角微微發抖，他咬了下唇肉才控制住。

何穆之從不跟他說自己的病情，即使兩人相依為命這麼多年，何穆之也總是一副沒什麼大不了的樣子。

但他又不傻，光是白血病這三個字就足夠說明一切，到住院化療的地步能好到哪去，只是何穆之不喜歡多談自己的病，他也就什麼都不會表現出來，兩人始終維持著這樣的相處模式。

何穆之很快換了話題，「我還以為你會玩到很晚，怎麼這麼早就結束了？」

徐昀杉據實以告，「他們第二場去酒吧，我不喝酒就沒去。」

「你以後得多參加點這些活動，你看你現在都悶成什麼樣了，除了工作還有跟誰交流過嗎？這還怎麼找女朋友啊。」何穆之說著擔憂地歎了口氣。

徐昀杉覺得不是自己的錯覺，何穆之最近時不時就會挑起找女朋友的話題，他還以為現在這狀況不會被催婚，沒想到還是沒能逃過。

何穆之又問：「你這次聚會見到不少老同學吧？有女生找你說話嗎？」

徐昀杉下意識想否認，又想起什麼，話嚥了回去，「有一個。」

何穆之來了興趣，「說什麼了？」

「跟你一樣，問我談戀愛沒。」

「那哪能跟我一樣，我是你哥，關心你人生大事才問你，她跟你又沒什麼關係，這麼問明顯是對你有想法啊！」何穆之聲音都揚高了，「你怎麼回的？後面有沒有多聊聊？」

「……沒有。」

徐昀杉這才發現，別說回覆了，當時那話被江遠接過去，他自己連嘴都沒張開，後來大家又聊別的了，他也沒再注意那個女生，倒是一直在看晏廷。

「哎，你個不爭氣的，多好的機會啊！」何穆之氣急敗壞，「難得有女生對你感興趣，你還不把握下機會，你戀愛細胞是死光了嗎？你都二十五了，別說戀愛，身邊連個朋友都沒有，成天獨來獨往的，這怎麼行啊……」

徐昀杉及時打斷何穆之的話匣子，「你早點休息吧，我先掛了。」

「等會兒，我還有正事呢。」

徐昀杉把手機又放回耳邊。

「你明天早上能請半天假嗎？幫我去簽個合約，是一個原創劇本，被宏行娛樂看中了，那邊的導演想拍成電影。」

徐昀杉有些愣怔，半天才茫然道：「恭喜你。」

自己的作品能被拍成電影，何穆之也很開心，笑道：「那劇本居然能被宏行娛樂看中，我也沒想到，明天跟你見面的吳導很厲害，我跟他說過你的專業，你好好把握，沒準兒能被留下來工作。」

說到這個，徐昀杉難得有了些表情。

他的職業是化妝師，做這行的如果能進娛樂公司跟劇組或者當上某個明星的專屬

化妝師，能拿到的薪水就很可觀了。

他工作了兩年也只停留在小攝影棚裡，沒法提升，宏行娛樂是目前發展最好的娛樂公司，底下簽了不少當紅明星，如果真能留在那裡，那經濟壓力就能小很多了。

「早上幾點？」徐昀杉問。

「九點，你稍微早點去，順便還能在那裡轉轉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

「那合約前兩天已經談好了，你去了也不用做什麼，簽個字就行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昀杉，你跟哥說實話，這麼多年，真就沒有讓你動心的女生？你是……不喜歡女的嗎？」何穆之說完頓了頓，義正嚴詞道：「如果真是這樣，你告訴我也沒關係，我是能接受的，也支持你，只要你別找騙子人渣，是男是女都無所謂。」相處這麼久，徐昀杉還是跟不上何穆之跳脫的思維，他好氣又好笑的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了，趕緊休息吧。我真要掛了，還有畫稿沒畫完。」

他搶先掛掉了電話，花了幾秒的時間將何穆之的那些話拋諸腦後，然後打開電腦接著工作，他在小攝影棚的薪水不高，只能勉強維持生計，平時晚上就會接點私活。徐昀杉做完最後的塗色工作，仰頭伸了個懶腰，掃眼時間，已經將近十二點，他將完成稿打上浮水印給客戶發過去，拿起手機就看到何穆之兩個多小時前給他發的訊息。

宏行帥哥美女一抓一大把，明天多關注周圍，把握機會啊！

徐昀杉有些無奈，關上螢幕放到一邊，起身去洗漱。

這房子的浴室又小又破，水壓還低，天氣稍微冷一點，熱水打到身上時已經涼了，最近熱水器還有些接觸不良，還好現在天氣轉熱，洗涼水澡也能接受，但冰冷的水濺到身上時，徐昀杉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哆嗦。

他胡亂沖了個澡就趕緊出來，再想到何穆之的話只覺得可笑。

錢沒有，房子也沒有，還欠了一屁股債，哪個冤大頭願意跟他談戀愛？

第二章 臨時幫化妝

第二天，徐昀杉跟攝影棚的老闆請了半天假，前往宏行娛樂。

這家娛樂公司位於A市市中心，是目前最具資質的娛樂公司，無論是偶像歌手還是演員在這裡都能得到很好的資源。

徐昀杉剛畢業時往宏行投過簡歷，結果顯而易見地石沉大海，如今能夠受邀踏入這個公司，他的心裡既忐忑又激動。

雖然他是為了哥哥的合約而來，但就如何穆之所說，如果能趁此機會進來，哪怕當個實習生都是好的。

徐昀杉走進公司，跟櫃臺人員說明了來意，很快被帶到十七樓吳導的辦公室。

吳導全名吳邱楓，徐昀杉來前查過他的資料，是電影界的知名導演，最擅長拍文藝片，即使近幾年這類題材不火，他也依舊沒有忘記自己那份初心，是真正用心拍戲，熱愛拍戲的人。

吳邱楓大概在等徐昀杉，一見到人就笑著迎了上來。

「你就是穆之的弟弟吧，你叫……」

徐昀杉禮貌地鞠了個躬，伸出右手，「吳導您好，我叫徐昀杉。」

吳邱楓也伸手同他握了握，笑得很親切，「你好，你看起來挺年輕的，剛畢業？」

「畢業兩年了。」徐昀杉有些意外，他和他哥一個隨母姓一個隨父姓，自我介紹時總有人會問，但吳邱楓卻不覺得奇怪。

不過想想，吳邱楓和他哥的關係看起來很不錯，應該對他有一些瞭解。

吳邱楓笑笑道：「那也挺小的，不介意我叫你昀杉吧？」

「嗯，不介意。」

吳邱楓轉身，「別站著了，過來坐吧。」

徐昀杉跟著吳邱楓坐下，接過早已備好的茶水，抿了一口放到茶几上。

吳邱楓先問了何穆之的近況，「穆之昨天給我打了電話，大概情況我都瞭解了，他現在還好吧？」

「嗯，昨晚通了電話，狀態還不錯。」還有精力催婚。徐昀杉心中補了句。

「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，他身體健康就好。」吳邱楓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，又道：

「我們之前就已經談妥了，合約也是那時確定下來的，現在只是需要你來做最後交接的工作，你哥哥應該告訴過你吧？」

「嗯，他說了。」

「好，那你先在這兒坐一會兒，現在是上班尖峰期，律師有點堵車，你畢竟是協力廠商，雖然你哥哥說全權交給你負責，但該走的法律流程不能少。」

徐昀杉點頭，「好。」

兩人並排沉默地坐了會兒，大概是等著有些無聊，吳邱楓先起了話頭，「我聽穆之說你是化妝師，現在在哪兒工作？」

「在一家私人攝影棚。」徐昀杉說著報了個路名。

「那有點遠呢，你家也住那附近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從那邊過來不是很方便吧？」吳邱楓看似有些為難，又很快笑起來，「不過也沒什麼，我們拍戲的時間地點向來不固定，必要時劇組也會提供住宿的地方。」徐昀杉沒說話，他隱隱聽出吳邱楓的意思，卻不太敢相信，如果只是讓他替何穆之簽個合約，吳邱楓根本不用說這些，現在說這話的意思是……他有希望來這裡工作嗎？

「穆之是個不錯的作家，無論是文章還是劇本都很有深意，可能和他自己的經歷也有關係。我跟他趣味相投，合作過幾次，不過你也知道，現在文藝片不景氣，受眾太少，之前拍的幾部網路劇都沒掀起什麼波浪，但這次的電影我還挺有把握的。」吳邱楓突然將話題轉回電影上。

徐昀杉一下沒反應過來，不知道答什麼。

「準備工作都做的差不多，演員也已經確定下來，等合約簽完，過幾天就要開始準備拍攝了。」吳邱楓說完問道：「你對劇本瞭解得多嗎？穆之有沒有跟你說過？」

徐昀杉搖頭，「我不瞭解。」

何穆之從十七歲就開始寫作，到現在有十幾年了，兩人從未討論過這些，他只知道何穆之一直在寫，具體內容從來沒有詢問過。

吳邱楓看著徐昀杉，有一陣子沒說話，在徐昀杉被看得疑惑不解時他才終於開口。

「你哥這次劇本的原型是你。」

徐昀杉微愣。

「他說這個事跟你商量過，也得到了你的同意，但看你的樣子好像不知道？」吳邱楓微微蹙起眉，這次是真有些為難了，「雖然你是他親弟弟，但如果沒有得到當事人的同意，我們也不能擅自拍攝。」

徐昀杉恍惚了一會兒，想起大概兩年前，何穆之和他有過一段對話。

那時候何穆之病情剛穩定下來，重拾停了大半年的寫作，說想要以他為原型，何穆之不是第一次寫他，平時也時常借他練筆，他沒怎麼在意就答應了，哪知道何穆之不僅寫了，還賣了版權，計畫拍成電影。

徐昀杉對此是不介意的，如今對他來說，能賺到錢才是最重要的，這個劇本能放在宏行出品，版權費用不會低到哪去，還能為何穆之帶一波人氣，反正外人也不知道原型是他。

徐昀杉當即道：「他以前跟我商量過，我沒意見。」

「那就行，其實我跟你說這個，是希望你能擔任這部電影主人公的化妝師。」吳邱楓頓了下，繼續道：「主人公的原型是你，你應該是最瞭解的，你覺得呢？」

徐昀杉低下頭，拇指很輕地攥了攥，「我學歷不高，也沒什麼工作經驗……」

想要進宏行娛樂工作必須有足夠高的學歷和足夠深的資歷，哪一點他都沾不上邊，即使故事原型是他，他又正好從事化妝的職業，這個機會也不該是他的。

「這些都是表面的東西，說明不了什麼。」吳邱楓拍了拍徐昀杉的肩膀，「穆之經常跟我誇你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你的能力。而且劇本我也看過了，你以前成績很好，如果不是家庭變故，你應該有更好的發展。」

徐昀杉沒說話，他突然有點好奇劇本裡到底有哪些內容，但現在顯然不是討論這個的時候，他必須儘快作出回應。

其實也沒什麼好考慮的了，這個機會於他而言跟走在路上撿到中獎彩券差不多，即使不是這裡的正式員工，薪水至少也能翻一倍，如果有幸能成為當紅明星的私人化妝師，他的收入還能繼續上升，這樣他就能很快把債還完，以後兩人還能換個好點的房子住，工作和治病都能方便很多……

徐昀杉越想越覺得有希望，臉上難得有了興奮的表情，但他很快又鎮定下來。「我很榮幸能擔任主人公的化妝師，但我能提一個小請求嗎？」

「你說。」

徐昀杉抿了抿唇，道：「我是主角原型這件事，可以幫我保密嗎？」

「當然，這涉及到你的隱私，你不願意讓人知道我是不會說的。」吳邱楓說著頓了頓，「不過劇組的人都和穆之見過面，也知道這劇本寫的是他的弟弟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不知道是我就行，反正我跟我哥不同姓，他們不會聯想到一起去。」

因為具體開拍時間還沒確定，徐昀杉進組的前一個月只能算試用期，工作合約的事需要暫時緩緩。

兩人喝著茶又隨便聊了幾句，徐昀杉還想再問問劇本的事，律師終於趕到了。合約簽的很順利，徐昀杉收好自己那一份，知道吳邱楓還有很多事要忙，便先離開了辦公室，給何穆之發了訊息過去，看時間還早，決定在這個即將工作的地方轉一轉。

公司裡人來人往，每一個人都很忙碌，無暇注意與自身工作無關的人。

徐昀杉順著走廊朝前走，看見幾個眼熟的明星，但在這裡並不會出現狂熱粉絲，只有嘴裡絮絮叨叨的助理以及或嚴肅或不耐煩的經紀人。

徐昀杉漫無目的地晃悠著，摸索到一個化妝間，他在門口站定，有點想進去看看，又覺得這樣不合規矩，正糾結著，化妝間的門被猛地推開，一個個子瘦瘦小小的男生從裡面衝了出來。

「怎麼回事？姜姜姊怎麼還沒來……嗯？車禍？」

那男生的嗓門和他身形成反比，最後兩個字喊得整條走廊都朝他看了過來。

一個女人從屋裡走了出來，「小張，怎麼了？姜姜出車禍了？」

小張睜著大眼睛聽電話，點了幾下頭後轉過頭，「來的路上被追尾了，還撞到了前面的電線桿，不過還好她開車慢，沒有生命危險，現在正要做手術。」

女人鬆了口氣，「人沒事就行。」

周圍湊熱鬧的人聽完也都放下心來，繼續做剛剛的事情。

小張還皺著眉，擔憂道：「姜姜姊來不了，哥的拍攝怎麼辦呀？這還有一個小時就得拍了……組裡化妝師也都有工作，周韻姊，怎麼辦？」

周韻閉眼重重呼出一口氣，看起來也沒想到什麼好辦法。

「那個……」

聽到聲音，周韻和小張齊齊看過來。

徐昀杉有些不自在，努力控制著表情，扯出一個不太自然的笑容，「你們缺化妝師是嗎？」

周韻沒回答他的問題，「你是……」

「我是新來的化妝師，以後應該會在這裡工作一段時間，你們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幫忙。」

周韻沒急著回話，似乎在想些什麼。

倒是小張很快湊上來，「新來的啊，你有經驗嗎？畫過廣告妝嗎？」

「有兩年經驗，還沒畫過廣告妝。」

「那就難辦了，這次合作的是個大品牌……」

「你試試吧。」周韻道。

小張睜大眼睛看著周韻，「周韻姊……」

「來不及了，先試試吧，小張，你把試妝照拿給他看看。」周韻說罷轉過身，「先進來，我看你沒帶自己的工具，就用化妝間裡的可以吧？」

徐昀杉點了點頭，跟在周韻後面走了進去，小張懵了一會兒也回過神來，一邊掏手機一邊跟著進了屋。

化妝間比徐昀杉想像中還要大，裡面坐著站著不少人，嘈雜程度不亞於走廊，每張桌子上都堆著各式各樣的化妝品和香水，氣味混雜在一起，即使空間一直在換氣也沒法消除。

徐昀杉跟著周韻穿過化妝間，这才發現前面還有幾間屋子，是提供給部分明星專用的。

能在公司擁有自己的私人化妝間，咖位肯定很高，徐昀杉一時有些緊張，但臉上還是沒有表情。

他在攝影棚工作，遇到的都是普通人，連十八線小明星都沒遇見過，現在一來就要給大咖畫廣告妝，也難怪小張信不過他。

很快到了地方，周韻敲了敲門，還沒等到裡面回應便開門進去。

小張找到了照片，朝徐昀杉遞過來，「喏，這是昨天的試妝照，拍得還挺清晰的，你就照著化，沒問題吧？」

徐昀杉轉過頭，看見的卻是一片黑。

小張將手機塞到他手裡，「我用的防窺膜，你得正對著看。」

「晏廷，你幹麼呢！」周韻吼了一聲，氣勢洶洶地走進去。

徐昀杉剛接過手機，聽到周韻的話腳步一頓。

周韻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發出清脆響聲，她幾乎是衝上前去，把晏廷嘴裡的棒棒糖拽了出來扔進垃圾桶，「你新戲沒多久就得拍了，體重到現在都沒控制下來，還好意思偷吃？」

「我餓啊，姊，昨晚到現在就喝了一杯酒，聚餐的菜一口沒吃。」晏廷語氣委屈巴巴的，「再不補點糖分，我等下暈過去怎麼辦？」

「少給我裝，你真那麼聽話，體重至於到現在都沒降下來？」周韻明顯司空見慣，對晏廷的表情不為所動，很快進入正題，「姜姜路上出了點事，來不了了，正好有個化妝師現在有時間，趕緊化好妝去樓下拍照。」

晏廷知道時間很趕，也收斂了散漫的性子，他掛起笑容，仰靠在椅子上，越過周韻看向她身後，「找的誰呀……」

徐昀杉面無表情的和晏廷對上了視線。

晏廷笑臉一僵，彎起的嘴角沉了下來，他臭著臉「嘖」了一聲，語氣不善，「怎麼是你？」

這話也是徐昀杉想說的，他最近大概在走霉運，所以才會在短短十幾個小時裡見到最不想見的人兩次。

但稍微想想，晏廷紅了六七年，到現在人氣還居高不下，還是宏行的人，就算現在不遇見，以後也總會碰面。

即使徐昀杉不想承認，晏廷是這個圈子裡的大咖，他想在這個圈子裡混，至少不能跟晏廷鬧得太僵。

徐昀杉收緊手指，捏住小張的手機，朝晏廷小幅度地點了下頭，「你好，好久不

見。」

晏廷挑了下眉，對徐昀杉的反應有些意外，反正這屋裡就他們四人，他也不顧及形象，一手朝後搭在椅子上大刺刺地坐著。

「昨天不剛見過？你昨天也穿的這一套吧。」晏廷說罷皺起眉，似是很疑惑地道：

「現在這種天氣，你同一套衣服還穿兩天？」

這語氣還真是似曾相識。

徐昀杉以為，過了近七年的時間，從未回憶過的高二那點破事兒他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，但晏廷一出現在眼前，曾經那些記憶一幕幕不受控制地蹦了出來。

剛同班那會兒，晏廷在他這兒碰了釘子就沒再找他，兩人默認形同陌路，平時擦肩而過時連眼神都不會碰上，再一次對上視線，是某天體育課下課之後。

那天體育課兩個班打了一場籃球比賽，尤為激烈，以至於兩邊的球員都大汗淋漓。他們這學期體育課以籃球為主，八月末天氣還很熱，徐昀杉每次課前都會備一件衣服。那天也和往常一樣，下課後便拿著衣服去了廁所，想著趕緊換好離開，便沒有進隔間。

他揪著短袖制服的衣襬擦了擦額前的汗，脫下換好衣服後又套上制服外套，再回頭時，晏廷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了門口。

晏廷的視線毫不避諱地盯著他，徐昀杉臉上沒什麼情緒，低垂著眼睛挽起袖子，都是男生，看到就看到了，只是因為對方是晏廷，讓他莫名有些煩悶，但也不至於表現出來。

徐昀杉儘量當晏廷是空氣，想從他身邊過去，卻被他抬手攔住了。

「你這衣服是三年前的款式了吧？」晏廷的聲音從徐昀杉邊上傳過來。

徐昀杉皺起眉，一副不想搭理的模樣，他不想跟晏廷說話，哪怕發出一個音節。像是為了確認，晏廷抬手抓住徐昀杉的制服衣領朝外扯了扯，「我觀察你幾天了，所有衣服都這樣，你家不是挺有錢嗎？怎麼總給你買已經過時的衣服。」

「你閒著沒事幹嗎？」徐昀杉捏緊拳頭，差點兒就沒控制住揮出去，他揚手打開晏廷的手，將制服拽回來，冷冷的道：「別碰我，離我遠點。」

拋下這句話，徐昀杉繞過晏廷離開了，直到走回教室，他心裡那股難言的情緒都沒緩過來。

他不知道為什麼，見到晏廷以後，他的心裡產生了一些沒有過的想法，他以為只要無視掉那些想法，兩人互不干涉就能相安無事，他還能和以前一樣，卻沒想到晏廷會主動挑釁他。

哥哥何穆之大他四歲，身體發育比他快一些，穿不了的衣服自然而然留給了他，雖然買的時候是當時的新款，何穆之穿的次數少，也看不出新舊，但到他手上時過去了幾年，款式早已過時。

從出生開始，他就一直在接收何穆之用不上的東西，除去貼身衣物，他唯一屬於自己的衣服就是學校發的制服。

徐昀杉對此倒無所謂，他一年四季都穿制服，自己的衣服只穿在裡面，本來存在感就低，平時又從不與人社交，沒人會注意到他，更不會關心他穿什麼，晏廷是

唯一一個。

後來，他又長了些個子，何穆之的衣服穿不上，但那時家裡已經破產了。

因為沒錢，他這幾年都沒買什麼像樣的衣服，最貴的也就兩百，現在穿的這套還是找工作時為了面試買的，後來遇到人多或正式場合他就會穿。

來這裡時他沒想到會遇見晏廷，更沒想到晏廷會關注到這一點，晏廷好像總能注意到別人不在意的細節，精準地挑起他的情緒。

憤怒、難堪之類的負面感情瞬間湧了出來，明明同樣的話，從別人嘴裡說出來，他不會有所觸動，但若是晏廷，他的情緒都變成了下意識。

這也是他這麼牴觸晏廷最主要的原因，他討厭這種不受控的感覺。

徐昀杉沒回話，只是又收緊了些手指，大拇指下意識蹭著食指指縫。

周韻看了眼徐昀杉，又看向晏廷，「你們認識？」

「認識啊，我們是高中同學，昨天剛見過。」晏廷笑咪咪地看著徐昀杉，整個人都在發光，「那時候關係很好呢。」

晏廷這模樣連周韻都看不下去了，她沒好氣道：「少來，你跟誰關係不好？沒多少時間了，先趕緊把妝化好，要敘舊等照片拍完再敘，我先去樓下了，你化好趕緊下來。」

她說完就離開了，徐昀杉也很快想起來這裡的目的，他要給晏廷畫一個廣告妝。徐昀杉低頭掃了眼試妝照，晏廷這次是為一個新款香水拍照，妝容看起來不複雜，其實很細膩，尤其是眼妝部分，徐昀杉放大照片觀察了一下眼睛，將手機還給小張。

小張茫然地接過，道：「呃……不用再看看嗎？」

徐昀杉搖頭，「不用。」

「你真的沒問題吧？」小張盯著徐昀杉的側臉，這人從在外面碰見到現在表情都沒變過，話也說的少，又是新來的，完全不瞭解具體情況，他越想心裡越沒底，只能反覆強調，「這個廣告很重要，不是隨便糊弄糊弄就可以的，這個妝容是姜姜姊用了很久才確定下來的，你一定要盡可能還原，絕對不能出一點差錯。」

徐昀杉「嗯」了一聲。

「小張，你也下樓吧。」晏廷道。

「啊？哦，好，哥你有事兒打我電話。」小張說罷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，還貼心地關好了門。

化妝間裡陡然安靜下來。

徐昀杉原地站了會兒，才緩緩走過去，他偏頭看桌上堆著的化妝品，「這些是試妝的時候用的嗎？」

「試妝用的是姜姜自己那套……她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出了車禍，但沒有生命危險。」

「怎麼出這麼大事，真是……」晏廷立刻坐直了身體，他拿出手機，低著頭快速摳著螢幕，看樣子發了好幾條消息。

徐昀杉又看了眼桌上的化妝品，想問問這些能不能用，又覺得再問顯得自己話多，

他不想跟晏廷有太多交流。

徐昀杉抿著嘴沒說話，倒是晏廷先開了口，他沒抬頭，只伸出手在桌子上敲了兩下，「都是品牌方送來的，你看著用吧。」

徐昀杉挑了幾個粉底看了看，確定了其中一個，再回頭時晏廷還在看手機。

徐昀杉拖過椅子坐到晏廷面前，儘管一億個不情願給晏廷化妝，但他並沒有選擇的權利，這是他來宏行接的第一個任務，不僅不能搞砸，還要爭取做到最好，絕不能因為個人原因出問題。

好在晏廷沒刁難徐昀杉，見他坐下便放下了手機。

「頭抬高一點。」徐昀杉道。

晏廷配合地抬起頭，熟練地閉上眼睛。

徐昀杉擠了液體在手背上，朝晏廷看去，有一瞬間的愣怔，這麼近距離觀察一個時刻發光的人，任誰也沒法不恍惚。

晏廷的臉和他的氣質一樣，五官不犀利，反倒很柔和，睫毛看起來軟軟的，沒有鋒芒畢露，而是溫和細膩、和風細雨，有種鄰家大哥哥的親切感。

因為離得近，還能看見鼻梁上綴著一顆小痣，總讓人忍不住去看，繼而就會被那雙漂亮的眼睛吸引，一旦對視就很難挪開。

長了這麼一張天使的臉，性格也幾乎完美無缺，難怪走到哪都能成為焦點，和誰都能交朋友。

徐昀杉很輕地垂了下眼睛，將粉底液抹到晏廷臉上。

進入工作狀態時，徐昀杉基本不會融入個人情感，他心無旁騖地給晏廷上妝，因為只需要把姜姜的想法表現出來，過程很順利，大概過了四十分鐘，徐昀杉就已經在給晏廷塗口紅了。

徐昀杉專注地勾著唇線，塗好後抬眼，正好和晏廷對上視線。

晏廷的眼神平靜卻露骨，直勾勾地注視著徐昀杉，被發現也一臉坦然，倒是徐昀杉心裡微微顫了一下。

他移開視線，放下工具站起身，「可以了。」

「等會兒，這裡要遮一下。」晏廷微微抬頭，露出下頷，手貼在一處皮膚上，沒好氣道：「托你的福，這些年每次化妝都得在這裡花點時間。你該不會忘了吧？」怎麼可能忘，那兩道牙印就是他造成的。

徐昀杉不想多說什麼，一聲不吭地拿起遮瑕膏，公事公辦地往晏廷脖子上抹。

「你就沒什麼想說的嗎？」晏廷喉結微顫，語氣冷淡。

徐昀杉沒說話，盯著那道牙印，回憶就像鍋中燒開的水，奮力頂著鍋蓋，而他正拚命壓著蓋子不讓它溢出來。

「你這七年都沒想過找我一次？沒想過跟我解釋一次？」

「你不也一樣嗎？」徐昀杉遮好傷口，站直身體，「這事兒已經扯平了，還有什麼好說的。」

「扯平了？」晏廷聲音微揚，猛地攔住徐昀杉的手腕，「你那時候莫名其妙對我動手，啞巴似的問什麼都不說，到現在也沒一句解釋，然後跟我說扯平了？你這

麼多年不找我，就是因為你覺得已經扯平了？」

他好像很生氣，臉都變得有些猙獰，手上的力道也很大。

徐昀杉抽了抽手沒能抽回來，脾氣也一下上來了，他再次用力掙脫晏廷的禁錮，皺起眉頭。「那你還想怎麼樣？動手打你是我不對，可你不也還手了嗎？你打斷了我的鼻梁，我咬你也是因為你從背後勾著我的脖子，害我喘不過氣，這些事在那時候已經處理了，兩邊都沒有意見，難道不算扯平了嗎？」

「誰都有年輕氣盛的時候，那時候做的事都是衝動導致，都過去這麼久了，再提出來有什麼意義？」想說的話說了出來，徐昀杉冷靜了一些，他深吸一口氣，冷淡道：「你不要搞得自己像受害者一樣。」

晏廷還想說什麼，周韻的電話打了過來，時間不多了，他還得換衣服弄髮型，現在就得趕去現場。

他站起身，居高臨下地瞪著徐昀杉，那樣子恨不得把徐昀杉嚼碎。「這事兒咱倆沒完。」

晏廷從徐昀杉身邊過去，像是故意一般，擦肩時狠狠撞了他一下。

門被重重關上，像石頭從高空跌落，砸到徐昀杉的心裡，他沉重地呼吸著，指甲嵌進掌心，壓抑的記憶還是衝破蓋子湧了出來。

他不明白，為什麼過了這麼久，久到他都不想再去糾結從前，晏廷卻還要抓著那時的事情不放。

因為這個人，他唯一一次付出的真心像垃圾一樣被碾得稀碎，受到傷害的明明只有他。

高二以前徐昀杉的生活一直很平靜，他從不與人交流，久而久之，也就不再有人主動找他。

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高二重新分班，他進新班級的第一天看見了晏廷。

穿著和自己一樣的制服，卻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，笑起來很好看，讓人挪不開目光。

晏廷對誰都一副很熟的樣子，見到他時也是如此，明明不認識他，卻還是笑著跟他打招呼。

這一個笑容，讓他莫名產生了巨大的危機感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改變。

徐昀杉討厭這種變化，自然而然也討厭帶給他這種變化的人。

他毫不掩飾地表達著這種情緒，很成功地傳染給晏廷，晏廷在他這兒碰了一次釘子後，很長一段時間沒再對他露出那種表情。

晏廷再次那樣對他笑是高二快結束的時候，兩人坐在隔壁大半個學期，關係在別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好了起來。

放假前晏廷跟他約好暑假多聯繫，成年生日那天，還邀請他到家裡玩。

也是在那天，兩人偷偷喝了酒，在晏廷的房間裡初嘗了禁果，稀裡糊塗就確定了關係。

可笑的是，這段關係只持續了一天。

第二天中午，他在教學樓的某個走廊後面，聽著晏廷和周琦樂的對話，走廊不長，

也沒有窗戶，晏廷的聲音不大，但他聽得一清二楚。

「我和徐昀杉？對啊，昨天睡了。」

「他很特別啊，以前從來沒遇到過這種。」

「誰喜歡他？就是玩玩兒。」

徐昀杉忍了又忍，還是在午休時間動了手，他打了晏廷，沒有一句語言，將憤怒和痛苦盡數放在拳頭上。

晏廷回擊了，兩人很快扭作一團，毫不留情，誰也不讓誰，晏廷的傷就是在那時留下的。

那傷就像個烙印，一看見就能喚起當時的記憶，也難怪晏廷記了這麼久。

但徐昀杉不覺得是自己的錯，是晏廷活該。

第三章 竟是他演我

「來，看這裡，保持這個姿勢。」

閃光燈不斷亮起，幾臺相機圍繞在晏廷周圍，晏廷聽著指令，變換著姿勢。

「很好，今天狀態不錯啊。」攝影師欣喜地翻著照片，喃喃道：「這妝畫得真好。」

一旁小張聽見了，「宇哥，你覺得這妝畫得很好？」

「嗯，可能吃妝的地方都做了處理，色調也很符合這次的主題，確實很不錯。」

宇哥說完，發現小張有些愣怔地看著他，「怎麼了？」

小張回過神，撓了撓頭，「沒、沒什麼，一直合作的化妝師有事沒能來，妝是臨時找人化的，我原本擔心會出問題呢。」

他偷偷瞥了晏廷一眼，晏廷結束了拍照任務，笑意一掃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生人勿近的氣息，恨不得把「煩」字寫臉上。

小張從實習就跟在晏廷身邊，早把晏廷的性格摸透了，晏廷一個眼神他就能知道他想要什麼，現在這感覺絕不會錯，晏廷心情不好。

這狀態從昨晚聚會結束就開始了，今早好不容易恢復，不久前又開始發作，原因稍微想想就能猜出來。

那個化妝師，晏廷從見到他後就開始不正常。

剛剛中場休息時，他想起沒給那化妝師結清費用，問晏廷有沒有他的聯繫方式，晏廷直接把活攬了過去。

他用私人手機給那個化妝師轉帳，之後一有閒置時間就看手機，也不知道看到些什麼，情緒越來越差，還好沒影響到工作。

晏廷從臺上下來，還沒開口，小張便領悟般遞上手機。

周韻道：「吳導剛剛來過了，要我告訴你，他那邊版權合約已經簽好，差不多下周就開始拍，今天抽個時間把你的合約也簽了。」

「嗯，現在就行。」

「下午吧，他現在還有別的工作。」

「行。」

晏廷心不在焉地回應，眼睛一直盯著手機螢幕，他和徐昀杉的聊天框裡今天只有兩條消息——

轉帳給【徐昀杉】兩千元已被接收。

【徐昀杉】已收款。

晏廷冷哼一聲，錢倒是領得很快。

「就在本市取景，還挺方便，爭取兩個月拍完……」

晏廷點開打字框，又點擊螢幕上方退出來，反覆了幾次，心裡越發煩躁。

收了錢好歹說句謝謝吧？剛來的時候還和他打招呼，怎麼現在這麼沒禮貌？

「這期間你還有別的行程，估計不會很輕鬆，這周你就多休息休息。」

晏廷退出聊天框，手往左滑，大拇指懸在刪除選項上，遲遲沒落下。

他怎麼不是受害者？高高興興過了成年禮，高高興興脫了單，第二天就被對象搗了巴掌還揍破了相，這麼多年他一直憋著這口氣，等著一個道歉，再不濟給個解釋也行，結果什麼也沒等到，見面還被甩臉色……

媽的，憑什麼！

「你怎麼了？」周韻終於察覺到晏廷的不對勁，「真稀奇，從來沒見你臉這麼臭，誰惹你了？」

晏廷回過神，他薄唇緊抿，挪了下手指，摁下手機右側的按鈕，關上了螢幕。「沒有，沒誰。」

從宏行娛樂出來，離下午上班還有一段時間，去看望何穆之時間又太緊，徐昀杉乾脆提前回攝影棚工作，忙忙碌碌幾個小時，到下班時還覺得有些不真實。

他無法想像自己真的要去做宏行工作了，雖然只是進劇組，戲拍完後還不知道會怎麼樣，但有這麼一份寶貴的經驗，之後至少不會只拘泥於普通攝影棚。

這份不真實感遲遲無法消去，以至於徐昀杉向攝影棚老闆提出辭職的時候，內心還在忐忑，不過因為具體時間還沒確定下來，這段時間他還是會暫時留下。

下班後，徐昀杉在外面解決了晚飯，便去了何穆之待的醫院。

天還沒完全黑，晚霞襯得天空一片橘黃，一樓不少人穿著病號服散步，徐昀杉走進大廳，給何穆之打了電話過去，沒響幾聲就被接了起來。

「喂？你過來了？」

「嗯，你在幾號病房？」

何穆之報了房間號，又道：「你先去外邊轉轉，我這兒現在有人。」

何穆之突然住院，有人來看望並不奇怪，徐昀杉沒多問，只「嗯」了一聲，正準備掛電話，電話那頭傳來另一個聲音。

「何老師，是您弟弟嗎？」

徐昀杉心中猛地顫了一下，儘管聲音隔得很遠，但他絕對可以確定，那個聲音是晏廷的，但他為什麼會在這裡？

「啊，是……」何穆之笑著應了一聲。

電話被掛斷了，徐昀杉聽著一串忙音，眼前的景象都變得模糊。

晏廷為什麼在他哥病房裡？為什麼認識他哥？

徐昀杉愣了很久很久，再回過神時已經過了好幾分鐘，他冷靜下來，繞著一樓大廳掃了一圈，不能待在這裡，否則等會兒晏廷離開一定會撞見。

晚霞停留的時間很短，徐昀杉從醫院出來天已經黑了，他隨意朝一處走，進了小花園，找了個空長椅坐著等。

聽晏廷在電話裡的語氣，他還不知道何穆之的弟弟是誰，會來醫院只能跟工作有關，是以前跟何穆之合作過，還是……這一次？

答案顯而易見。

徐昀杉重重呼出一口氣，兩手撐著膝蓋，掌心在頭上胡亂蹭了幾下。

這七年來，除了高三那年兩人偶爾在學校見過幾面，之後就一次都沒碰到過，怎麼這幾天遇見的頻率這麼高呢？

如果晏廷真的要參與這次電影拍攝，難道他們還要做工作夥伴嗎？晏廷難道要演以他為原型的角色嗎？

腦袋裡亂糟糟的，手機震了一下，是何穆之發來的消息，告訴他晏廷走了，徐昀杉又坐了幾分鐘才往病房走去。

何穆之坐在病床上，面前放著筆記型電腦，除了人消瘦了些，狀態看著挺好，看到徐昀杉，他合上電腦放到一邊，笑著招了招手。

徐昀杉走過去，「有人來怎麼不告訴我？」

兩人雖然是親兄弟，但出於種種原因從不向自己的圈子介紹對方，若是換在平時，何穆之一定會提前告知。

何穆之笑著道：「他也是突然過來的，說有朋友出了車禍也在這裡住院，看望之後順便來看看我。」

想到早上的事情，徐昀杉沒再多說，在何穆之床邊坐下來，儘管剛才已經猜到了情況，他還是不抱希望地問：「晏廷要演這次的電影？」

「對，晏廷是主演。你居然認識他？我還以為你從來不關心這些呢。」何穆之說著笑了笑，「不過也是，他還挺火的，拍了好幾部經典，演技也很不錯，而且特別敬業，他今天過來就是想更多地瞭解角色，本來還想跟你見面……這次劇本主角是以你為原型，你應該已經知道了吧？」

「嗯。」徐昀杉面色平靜。

「我知道你不想讓別人知道，就幫你拒絕了。」何穆之很快換了個話題，「見了吳導感覺怎麼樣？他有說什麼嗎？」

「他想讓我擔任這次電影主演的化妝師。」

何穆之開懷地笑了兩聲，「那挺好啊，這可是難得的機會，吳導對這部電影投入非常多，連晏廷這種影帝級別的演員都請過來了，一定能大爆。不過你放心，我跟他強調過，絕對不會暴露你的個人資訊，到現在也只有他知道你是我弟弟。」

徐昀杉心不在焉地聽著，偶爾點點頭。

在知道主演是晏廷之前，他也覺得挺好的，甚至就算自己的身分暴露了也沒什麼大不了，大多數人只會關注電影，不會深挖背後的原型人物，即使知道了也就當時會有些感觸，很快就淡忘了。

但前提是主演不是晏廷，沒有這個前提，一切都變了。

從何穆之的病房出來，徐昀杉歎了口氣，煩躁不已。

等電梯的功夫，他拿出手機點開社交軟體，戳進晏廷的聊天框，最新兩條冷淡的轉帳收款消息顯得蕭瑟蒼白。

其實有想過要不要回點什麼，但那時在氣頭上，只收款就沒再管他，徐昀杉抿了抿唇，點開打字框，瞪了半天緩慢地打了「謝謝」兩個字，手懸在「發送」鍵上卻像有一股無形的排斥力，怎麼也按不下去。

照晏廷的性子，發過去也只會收到一串嘲諷吧。

徐昀杉淺淺想像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皺起眉頭，晏廷那張臉配上那些惹人心煩的話，光是想想就足夠讓人冒火，於是他輕點兩下螢幕，又把這兩個字刪掉了。這兩天見到晏廷，他都沒做什麼不妥的事情，只把晏廷當作普通的高中同學，七年前的那些事也沒想過重提，倒是晏廷一直找碴，抓著那點破事兒不放，句句咄咄逼人。

是晏廷非要招惹他，難道還要他向晏廷低頭？

電梯在此時打開，一人推著輪椅出來，徐昀杉趕緊朝一邊挪了挪，手肘還是不經意被邊上的人撞了一下。

那人小聲道了句抱歉，徐昀杉回了聲沒事，再看回螢幕，下方多了一行灰色小字——

我拍了拍【晏廷】。

沒等他回神，那頭秒回消息。

晏廷：「有事？」

一秒、兩秒、三秒，電梯關了門，徐昀杉眨了下眼睛，大拇指快速滑動兩下，鎖定螢幕收起了手機。

開什麼玩笑，要他向晏廷低頭還不如讓他死了算了。

之後的三天，除了每天下班去醫院看望何穆之，徐昀杉都和往常一樣度過。

第四天，吳邱楓的電話打了過來，告知他電影前期準備已經就緒，今天就可以和演員們見一面，順便簽他進劇組的工作合約。

坐上去宏行的地鐵時，徐昀杉的心情還有些沉重，這本來是件值得開心的事，但自從知曉即將見面的演員裡有晏廷後，他再也開心不起來。

上次不小心手滑，他沒有第一時間回覆，一夜過去更是找不出理由開口，兩人就這麼生硬地斷了聯繫，估計等會兒晏廷看見他不會有什麼好臉色。

辦公室裡人挺多，晏廷和他的助理經紀人都在，還有幾個眼熟的演員以及兩個小孩子。

晏廷見到徐昀杉，反應比預想的還要誇張，一瞬間就黑了臉，眼神像一把鋒利的剪刀，恨不得把徐昀杉剪成碎片。

不光是晏廷，連小張的表情都有些扭曲。

「昀杉，來，我帶你去看看你的化妝對象。」吳邱楓笑著招呼徐昀杉，將他帶到人群面前。

「是你？」周韻有些驚訝。

徐昀杉沒看她身旁的晏廷，朝周韻點了點頭，「妳好。」

吳邱楓有些意外，「你們認識？」

「上次晏廷的化妝師出了點事兒，正好他在就幫了個忙，他和晏廷還是高中同學。」周韻說著朝徐昀杉微笑，「你畫的很好，那次拍出來的照片反響都很不錯，沒想到這麼快又能合作了。」

徐昀杉微微低頭，禮貌道：「謝謝，能再次合作我也很開心。」

「是嗎？」一旁的晏廷突然開口。

他的聲音壓得很低，周圍的人很快就注意到他的異常，朝他看過去，他的眼睛盯著徐昀杉，瞳孔中彷彿著了火，即使是旁人也感覺到窒息。

晏廷沒在意周圍人的目光，一字一頓道：「你、很、開、心？」

徐昀杉維持著低頭的姿勢，沒有回應。

周韻皺起眉，低聲詢問：「晏廷，你怎麼了？」

晏廷表情沉重，好半晌才重新笑起來，笑意卻不及眼底。「吳導，我能跟他單獨談談嗎？」

吳邱楓還沒弄清楚狀況，表情很困惑，但還是點了點頭。

晏廷悶不吭聲地朝外走去，徐昀杉看著他的背影，暗暗攥緊了拳，硬著頭皮跟上。吳邱楓的辦公室在這棟樓最裡頭，甚少有人經過，通往電梯的整條走廊都很安靜。徐昀杉始終和晏廷保持著兩公尺的距離，身體周圍豎起防備的高牆，每一步都走得很沉重。

他很清楚自己現在的處境，晏廷是目前當紅的明星，說是宏行的招牌都不為過，晏廷為宏行創造的價值是他無法想像的，而他自己只是一個學歷經驗都匱乏的普通化妝師。

他和晏廷本就積著舊帳，這些天又添了新帳，晏廷現在裝著一肚子氣，這種狀態怎麼合作？

這個時候，徐昀杉又有些慶幸自己提前知曉了這個情況，早在來之前他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。

如果晏廷不同意，他可以跟吳邱楓申請擔任其他角色的化妝工作，雖然薪水會少一點，但跟以前的攝影棚比起來還是好很多。

進了逃生通道，還特意下了一層樓，晏廷驀地停下腳步，轉身看向徐昀杉，徐昀杉也跟著停了下來。

時間一點點過去，兩人就這麼無言對視著，誰也沒先開口。

陽光穿過窗戶，在兩人間畫下暖黃色的線，清晨的空氣熱騰騰的，徐昀杉手心很快出了汗。

晏廷這副表情是想打架嗎？

他看著晏廷的臉，忽然發現這些年晏廷長高了不少，明明高二的時候他倆還差不

多高，如今卻已經高出他小半個頭。

晏廷看著瘦，力氣卻很大，七年之前打架時他也一直占下風，雖然現在晏廷為了拍戲在減重，但他這幾年也過得不好，真打起來可能還是沒有勝算。

「你……」晏廷剛發出一個音節，就瞥見徐昀杉身後的人，下意識蹙眉，「妳怎麼也來了，都說我要和他單獨談了。」

「你那表情像要吃人一樣，我當然得來看看。」周韻從樓上走下來，站在徐昀杉身邊，「小張說你這一周狀態都不對，到底怎麼了？」

晏廷抿著唇，他沒有回答周韻的話，而是看向徐昀杉。「你是要自己走，還是我趕你走？」晏廷問。

徐昀杉沒有說話，暗暗捏緊了拳頭。

「我不可能跟你一起工作。」晏廷一臉厭惡，語氣也很不耐煩，「快點做好決定，我不想跟你繼續待在同一個空間。」

「我也不想。」徐昀杉沉聲回答，他指節攥得發白，拚命克制著怒氣，「你可以跟吳導提，把我分配給其他角色……」

「不可能。」晏廷不容置喙，「我跟你一個劇組也不行，你必須走。」

「你想怎麼樣？」徐昀杉眉頭緊擰，低吼道。

要不是有周韻在，他可能真的會把拳頭揮出去，他都已經決定讓步，晏廷為何非要把他逼到絕路？

「我想怎麼樣？我還想問你呢！」晏廷也吼回去，似乎意識到自己過於激動，他喘息兩下冷靜下來，語氣依然諷刺，「我還以為你發現是我會扭頭就走呢，不是討厭到連一個字都不願意回覆的地步了嗎？」

果然還記著這件事。

徐昀杉煩躁不已，這麼多年過去，晏廷記仇的實力分毫未降，早知道會這樣，他當時就不該有找晏廷的念頭，也不至於出現那麼低級的失誤。

這麼爭執下去解決不了問題，徐昀杉吸了一口氣，盡量平靜道：「我需要這份工作。」

「你有什麼需要？一個衣食無憂的公子哥不差這點兒薪水吧？」晏廷說得咬牙切齒，又嗤笑一聲，「我就納悶了，需要化妝師的劇組那麼多，你去哪一個不行，非得跟我進同一個？」

徐昀杉說不出口，他不可能告訴晏廷這份工作得來多麼不容易，對他來說又有多重要。

如果可以，他當然也想去別的劇組，但他既沒資歷又沒經驗，去了也只能先做學徒，那意味著很長一段時間薪水都會很低，或許等這段時期過去他能得到更好的發展，但他要還錢還要生活，哪有那麼多的時間等待。

攝影棚的工作已經辭掉了，這一次的機會也十分難能可貴，一旦錯過他又要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。

「我再問一遍，你是要自己走，還是我趕你走？」

「晏廷，你想幹什麼？」一旁的周韻聽不下去了，嚴肅道：「你不想跟他合作可

以跟吳導商量，其他事情都與你無關，你只負責出演，別越線。」

晏廷看向周韻，「這是我跟他的事，妳別插手。」

周韻皺起眉頭，晏廷的表情卻很堅定，就如小張說的那樣，她從晏廷出道就跟他合作，這表情卻是第一次見。

晏廷勉強冷靜下來，掃了徐昀杉一眼，又對周韻道：「姊，妳先走吧，這事兒我自己處理。」

周韻沉默半晌，道：「別給我惹事，其他隨你便。」

她拋下這句話，若有所思地看一眼徐昀杉，轉身離開。

「跟我簽合約的是吳導，安排我的也是他，你憑什麼讓我走？」徐昀杉嗓子有些啞，努力不讓聲音顫抖。

晏廷垂眸看著徐昀杉，眼底沒有任何情緒，好半晌突然冷笑，「你不記得了？」

徐昀杉怎麼可能不記得，晏廷十八歲生日那天，兩人共度一晚，晏廷摟著他說了好多話，就差把戶口名簿翻出來給他看了。

晏廷的母親也是演員，經典作品數十部，如今是宏行娛樂的大股東，而宏行娛樂的創始人正是晏廷的父親晏姜宏。

即使晏廷那時說過他不願意依靠家裡的背景，但看他現在的態度，好像只要能把自已逼到絕路，動用關係也在所不惜。

徐昀杉抬頭瞪著晏廷，腦子裡有一根弦緊緊地繃著，艱難地開口，「之前的事情是不對，我向你道歉，你這麼不想看見我，我會向吳導申請安排我跟其他演員，儘量避免跟你見面。」

晏廷不以為然，「只要一個劇組就不可能完全不見面，要是我被你影響心情，耽誤拍攝進度怎麼辦？」

「我會一直待在化妝間，跟你錯開時間，而且你不是有自己的化妝室嗎？只要不來就遇不見我。」

「我想去哪就去哪，難道你要我躲著你？」晏廷一臉不耐煩，「這劇組是有金子嗎？你一定要待在這裡？別再浪費時間了，你直接回去吧，我會跟吳導說清楚的。」

徐昀杉咬緊牙關，繃著的弦還在不斷朝外拉扯，「你非得做這麼絕嗎？」

「我這不是跟你學的嗎？」晏廷狠狠瞪著徐昀杉，演員應該具備的表情管理早就被他拋諸腦後，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壓下心中升騰起的無名火，他忽然想到了什麼，嘴角勾起一道冰冷的弧度。「要不你求求我？你這麼執意要留在劇組，怎麼也得表明態度吧？」

「……求你。」徐昀杉道。

晏廷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他緩緩放下手，臉上的表情也變得有些茫然，「什麼？」

徐昀杉閉上眼睛，雙拳緊握，一副捨生取義的模樣，聲音鏗鏘有力，「求你讓我在劇組工作。」